

捷克：邂逅肖邦

刘琼文/图



弹肖邦的司机

我要坦白，捷克对我最大的吸引不是卡夫卡，而是德沃夏克。

上世纪80年代，卡夫卡被大量译介到中国的同时，德沃夏克也进入我们到处淘带的名单。剪口卡带上的德沃夏克是一张平凡到丑陋的脸。长着茂密毛发的男人似乎生来是老人，越是丑陋的，是不是越是艺术的？用双卡机在深夜滴滴答答的雨声中听德沃夏克《自新大陆交响曲》，比之后任何一次听到的旋律都要清晰。音乐记忆和食物一样，起初覆盖的信息最顽固。德沃夏克之于我，甚至超过了贝多芬和巴赫。能与德沃夏克媲美的大概就是肖邦了，肖邦也是那个丰富时代的音乐记忆。

所以，刚出机场，还停留在时差中，领队，一个北京小伙，说我们的司机真是个人才，他刚刚主动要求晚饭后为大家弹钢琴。满座惊讶。这种人生经验大概都是第一次碰到。冬天，中国的春节还没过够，车窗外的欧洲中部大陆刚刚下完又一场大雪。不过，与期待中的德沃夏克的故乡似乎很搭调。怀着捧场的心理下到酒店大

堂，一个穿细白暗格衬衣的小伙让座，心里滑过这句话：“面如满月，鼻如悬胆。”“愿意听肖邦还是其他？”原来他就是今晚的主角。“当然是肖邦！”脱口而出。“You are right.”他愣了下，笑了。他不仅弹了肖邦的圆舞曲，还弹了波兰民间著名舞曲。看来，他的确熟知肖邦，知道肖邦的音乐与民间舞曲的关系。

在钢琴界，对于肖邦的迷恋大概相当于中国诗歌界对于李白的迷恋。被称为浪漫王子的肖邦，39岁客死巴黎，但他的音乐和所有的情感都严格地属于他的祖国波兰。其实何止肖邦，《次大陆交响曲》之所以称为经典，因为德沃夏克写美国新贵，用的音乐元素都是美洲大陆自己的传统。一种艺术的传播，离不开深谙它的土地和人民。

今晚，我们的肖邦如何？肖邦的音乐风格不花哨，朴实、民间、波兰，是古典式的“单纯”。正如这静谧的夜晚，雪笼罩在土地上，水滴渗透进地下的河流、土壤，在拐角和旷野突然长出一簇簇、一丛丛花朵和新叶。

英俊魁梧的司机其实是华沙音乐学院毕业，有一个复杂奇特的波兰名字，也有一颗深情敏感的心。在中国的春节期间，在捷克，我们邂逅肖邦的乡音。

插卡后，电视机自动打开，萦绕房间的竟是熟悉的中文：CCTV-4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正在播报新闻。之后是电视综艺节目和88版的《西游记》。第二天和韩国地陪交流，这位30多岁的女士汉语普通话流利自如，她在中国待过15年，2013年回到韩国从事旅游业，所以对中国游客的旅游、餐饮、购物甚至情感等需求都非常了解。

在南山塔下，在成山日出峰，在龙头岩，在韩国传统文化体验馆，在景福宫，在乐天世界，在新罗免税店……熙熙攘攘的人流里，大半都是说汉语的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台湾地区的男女老少游客，如果想请身边的陌生人帮助拍照留影，尽可以说中国话试试。

济州岛的优美风光、独特物产和整洁环境令人流连忘返；首尔充满活力、繁华喧闹、古老与现代交织的独特风貌，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曾有哲学家认为，地理、地貌和气候条件对人的情感模式、艺术表现方式有一定影响。流连海滨，徜徉这个多面环海、接近于岛国的国家，确实感到只有这样的风光旖旎、海风浩荡、天晴水蓝之处，才能产生浪漫绵长、令人情丝

更绵淼、情场更回绕的爱情剧；而其自然地理环境中也不乏刚猛之气，黑的礁石、狂暴的海浪、碎成泡沫的浪花、冷硬的寒风、海拔不高却险峻得需要勇气和体能去征服的山峰，才会迫使国民锻造强健的体魄和不屈的性格。小地方不见得有大气格局，是韩国给我的最深刻印象。

作者在济州岛



北京：不变的年味

王树芬

今年春节的北京，天公作美，艳阳高照，蓝天白云，暖意融融。大街小巷挂着一串串烘托节日气氛的红灯笼。拎着大包小包走亲访友或三五成群出外游玩的人们，幸福、和谐与满足写满他们的眼角眉梢。啊！过年了。

走进地坛庙会，可就热闹了，人流如潮，摩肩接踵。这边穿龙袍的皇帝率文武百官乞求地神保佑，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那边民间小吃香味诱人，还有舞狮的、踩高跷的、演杂技的。叫卖的吆喝声、锣鼓声、大孩子的说笑声，再加上扩音器的广播声，汇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仿佛空气里都充满了年味。这些年，游园庙会似乎成了北京人过年的必选项目，赏景赏花，休闲娱乐，冰雪项目体验……让你高高兴兴地过上个丰富多彩的大年。

我小的时候，小孩子都掰着手指数盼着过年。女孩子盼着新年的花衣服，穿上后小心翼翼，生怕弄脏；男孩子吵着要炮仗。那时候还没有烟花，放挂鞭也不像现在在下一点点燃，噼里啪啦连着放，而是一个一个拆开放，让幸福的感觉一点一点燃放。最让全家人盼望的，还是年夜饭。老老少少围坐在一起，一家人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高兴与满足。当时人们在物质上并不

农历新年初二夜，维多利亚港烟花绚烂，观者攒动。东北面新界地域的吐露港却是一派闲静。从港口西岸的香港中文大学山头俯瞰，海水由赤门海峡流入大鵬湾，无风无浪，更无大港之急管繁弦。海面上始终保持几艘船的节奏，不太繁忙也不曾间断。汽笛传至山上，减弱成恰好分贝，入耳竟有单簧纯净浑厚之美。

这绝不是一首狂想曲。吐露港有自己的调性。北岸大埔，宋代乃盛产珍珠之地，明朝洪武年间衰败。西岸的沙田马料水原称马屎水，暴露一带荒芜之本。直至兴建香港中文大学后，马料水改头换面，成为扬名四海的人文地标。半个多世纪深耕易耨，众多名流身影

香港：合一亭

郑娜文/图



合一亭

与治学佳话存留，令这里每寸山头、每片林间、每个晨昏都是浓郁的。

喧腾热闹的春节，栖身于此，实有人间肥遯客之感，难免生出踪迹寄林丘之意。某日，沿林间小道步行至新亚学院山顶的合一亭，得大惊喜。合一亭实际并无亭，但景色起伏和时空布局却有中国传统建

我的故乡在四川盆地东部的隆昌县城。历史上为商贾之地，地虽不大，却是人口兴旺。

腊月起，家家户户着手为春节做准备。各家阳台上、院坝里晾晒的腊肉、香肠绵延不绝，构成一道别致的景象。

小时候，我家也自制香肠。母亲四姐妹各有分工，采购、腌制、灌肠、晾晒。母亲负责腌制，我便在一旁眼巴巴地看。只见她来回调换手中的调料瓶，凭着以往的经验，将盐、花椒、胡椒粉、辣椒面等按一定比例和到鲜肉里，将普通的肉食变成了香浓醇厚的美味。

因口味偏好，各家的味道都不同。这份味道或许并不惊艳，却入味入心，让人在离家的日子里甚是想念。

到了临近春节的几天，县城里的集市就热闹了起来。

昔日安静的城中河变得熙熙攘攘。河岸一侧的步行街早已被各种年货挤满，春联、年画、福字、灯笼……小贩们卖力吆喝，采购年货



扫二维码，开心没烦恼

富裕，过年的活动也没有现在这么多，但那浓浓的年味儿，一直沉淀在记忆里情感深处的某一个角落。

现在国强了，家富了，女孩子的衣服满满一衣柜，有的衣服穿过一两就不时兴不愿穿了。男孩子放烟花爆竹更不算什么了。为了环境，北京人都自觉自愿不放或者少放烟花爆竹了。过去过年的鸡鸭鱼肉饺子，现在都成了家常便饭，大人们也不再那么稀罕了，年味儿似乎没有那么浓、那么重了。

虽然北京人过年的习俗在不断变化，但当你与父母家人欢聚举杯祝福的时候，在你给亲戚朋友拜年相互祝愿的时候，在你游玩庙会祈福许愿的时候，一种情感，一种心愿，总会在我们的心头浮起。那就是愿我们的来年更美好，家人更幸福更健康，国家更加繁荣昌盛。北京的年味儿，在我们的心里。

筑进深的美感。一进，属自然之美。百年细叶榕遮掩如镜水池，树下水，水中有树，正如诗云：“山浮树盖连云动，露滴荷盘并水流。”二进，有人文之美。越过水面，立于壁间，山下香港科学园建筑与远山近海齐齐收尽眼底，与先前景观相比更多一重高远辽阔。三进，可得思辨之美。钱穆先生晚年著述《论天人合一》，被铭刻于碑，嵌入此间，用以蓄念斯人斯想。这般景观赋予此等诗性哲理，在别处还能寻着第二个么？

即便名气不大，地理位置也相对偏远，新年期间还是陆续有人慕名寻访合一亭。这个小小的空间不知为何有一种魔力，让大多数访者愿意久久逗留，或远眺或沉思，不

自觉地化身思想家，激荡起与宇宙万物对话的雄心，拷问人道与天道的谜题。先生智慧，说中国人最喜言“天下”，喜欢把“天”与“人”配合着讲。“天下”二字为何物，天命与人生是何关系？万物更新之际，没有比立于合一亭静思更好的去处了。

川东：公鸡与摸龙

赖睿



摸龙 钟志艳摄

的人货比三家。叫卖声、还价声、说笑声，隔着河岸都清脆入耳。

河岸的另一侧，则聚满了售卖散养鸡的城边村民。按当地习

我们眼中的世界，有多少是客观存在，又有多少出自内心的折射？春节，我触碰到的是一个宁静而温暖的魔都。

抵达上海是年三十九日下午，马路上无人少车。

和家人一联系，说订的年夜饭是晚7点半第二场，想订第一场但没订上。或者因为天气寒冷，在家很难吃到满桌热气腾腾的菜。好几年前，上海就出现了到饭店吃年夜饭的习俗。

饭桌上，先生家5个兄弟姐妹难得齐聚——大姐两天前从德国回来，二哥明天要回美国与妻儿团聚，我们从北京飞到上海。只可惜婆婆20多年前前走了，而80多岁的公公住在医院。

我有时想，他们家的故事像一部响应内心召唤的漂泊史。当年，18岁的公公从绍兴来上海找工作，成家后把奶奶接了过来。最困难时8口人住两间小平房，用水要到井台去提。孩子们渐渐长大，大哥进了宝钢，后来倒汇卖香烟、跑到香港做纺织贸易，最后回来开小店，炒股票。大姐从插队的安徽考上复旦大学，毕业后分到市党校，之后远赴德国，嫁人，开酒庄，现在翻译阿伦特的哲学著作。漂亮的二姐年轻时入选文工团，但父母哥哥坚决

不允。在工厂恋爱结婚，下岗，自学财会，现在民企做中层。二哥走了更复杂的一条路。复旦毕业后去美国留学，发展文科难以谋生，改学计算机和金融。在摩根大通工作几年碰到玻璃天花板，出来做合伙人办公。最后耐不住事业和中国餐饮的双重诱惑，只身回到飞速发展的故土。曾经，他们在各自的方向越走越远，如今却聚在一桌，嘴上平淡地评点着菜的好坏，谈论孩子们的工作。

初一15℃，初二20℃，这是上海同期罕见的高温，外滩甚至出现了穿短

上海：静谧春日

张稚丹 文/图

袖短裤的小伙子。树叶没有绿，花没有开，可春天的风，已吹得衣着时尚的姑娘们心里痒痒的。没有节日烟火，也没听到爆竹声——上海是禁放城市，除了初五迎财神，上海人通常严守规矩。无论是南京路永远不断的漫步人流、还是夜外滩那些灯火璀璨的西式建筑，抑或步行街上滑滑梯表演的人群，还有和平饭店老爵士乐团的管弦，都不能改变笼罩一切的寂静。初四上午去机场。高架环路旁，镶着烫金烫银名字的气派高楼默默矗立，远处的居民楼也没有门窗开阖的人迹，这座城市像睡在春天里的巨人，还没醒来。

如今的海外版文艺部，清一色由女性构成。今年农历新年，我们有的留在北京，有的异地探亲，更多的做了境外游。于是做了个策划——分享经历，让海内外读者通过我们的眼睛和笔，看看世界各地在中国春节时间段的模样和色彩。

——编者

红色的东岳庙

杨鸥文图



糖画

北京东岳庙新年的基调是红色：屋宇的明柱和门窗是古色古香的朱红色，树上挂着一串串大红的灯笼，粗壮的状元槐上系着红绸带，红色装扮的戏台正在上演皮影戏；在红色的十二生肖柱子上，人们写上祝福的话；路两旁红色的祈福牌密密地排列着，形成一条流光溢彩的通道。

红红的年，红红的祝福。

推开西边小院内一道道红色雕花的门，这里是北京传统民间工艺体验展位，有不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红色依然是主角——红红古旧的雕漆柜，过去是皇家器物，京城工艺“四大名旦”之一；红色的中国结，有双钱结、纽扣结、琵琶结、吉祥结、团锦结等，结构对称精致，象征着团结幸福平安；红色的十二生肖剪纸，造型可爱，活灵活现；红灯笼，方灯、九莲灯、大宫灯，做工精细，造型精巧，绘画绚丽。除了红色，民间工艺还有五颜六色的老北京绢人、面塑、内画、北京葫芦烙画、风筝、脸谱、兔儿爷、葫芦、毛猴、绒鸟，叫人目不暇接。

非物质文化遗产内画鼻烟壶传承人王志江身着红色唐装，正在教

一个小孩画内画，把特制的细细铲形笔尖伸进瓶子的小口内，在内壁反笔作画。星星点点的红，连缀成红红的梅花。他一笔一笔精雕细琢，画得那么专注。内画是我国特有的传统工艺，起源于画鼻烟壶，以细笔在玻璃、水晶、琥珀等材质的壶内，手绘出细致入微的画面，格调典雅，笔触精妙，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王志江说他画内画已经画了20多年。他自幼受父亲熏陶，学习传统书画篆刻艺术，后拜晚清京城四大名家叶仲三和马少宣的嫡孙叶澍英和马增荃为师学习内画艺术，现为叶派和马派的第四代入室家传弟子。

外面院子里还有一个展位是画糖画，一大一小两个女子戴着红色绒帽，拿着特制的笔，笔下挤出一道道融化的褐色糖汁，勾勒出一只扬着头精神抖擞的鸡，温热的糖汁冷却后凝结成晶莹剔透的晶体。在寒冷的室外，这一画面透着暖意，透着甜蜜。

喜庆、温暖、甜美，这就是年的味道。

的日子。因为那天，县城里有舞龙灯表演——各乡镇组成了十几支龙队，每条龙约十几米长，颜色艳丽，装扮一新，伴随着锣鼓、唢呐、爆竹声，沿城中心的主干道蜿蜒前行，表演“龙抢宝珠”“龙摆尾”“金龙蟠玉柱”等花样。

当地俗语说：“摸摸龙头，万事不愁；摸摸龙身，能屈能伸；摸摸龙背，一生不累；摸摸龙腕，一生不病。”于是，“摸龙”就是老百姓这天最期盼的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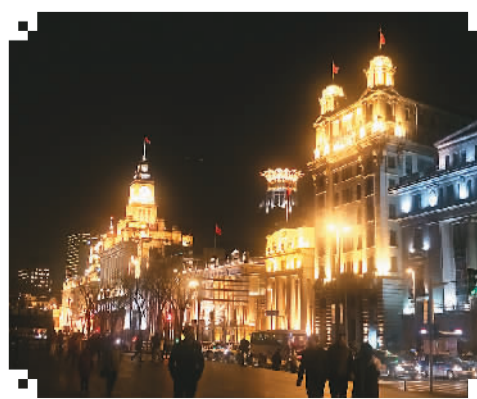
记得那时，奶奶会牵着我，小跑着在龙身下穿梭。“快摸摸龙呀。”奶奶说。我胆子小，既好奇又有些怯生生。奶奶一把抱起我，抓着我的手，带我一路把整条龙从头到尾摸一遍。如果运气好，还可以摸到几丝龙须，回家悬挂在大门上，可保一家全年的平安健康。

因为外出学习、工作，我已经十几年没看过故乡的舞龙灯。听父母说，初八还会舞龙，只是换做了在公园舞台上竞技比赛，也不再有那么多人执著于“摸龙”了。

袖短裤的小伙子。树叶没有绿，花没有开，可春天的风，已吹得衣着时尚的姑娘们心里痒痒的。

没有节日烟火，也没听到爆竹声——上海是禁放城市，除了初五迎财神，上海人通常严守规矩。无论是南京路永远不断的漫步人流、还是夜外滩那些灯火璀璨的西式建筑，抑或步行街上滑滑梯表演的人群，还有和平饭店老爵士乐团的管弦，都不能改变笼罩一切的寂静。

初四上午去机场。高架环路旁，镶着烫金烫银名字的气派高楼默默矗立，远处的居民楼也没有门窗开阖的人迹，这座城市像睡在春天里的巨人，还没醒来。



外滩即景